

狐的中西文化内涵差异与翻译策略分析

王金政, 才让旺姆*

青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4日

摘要

动物词汇不只是单调的文字符号, 而是蕴含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倾向与风俗习惯。本文以“狐”为研究对象, 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系统对比其在中国文化与英法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并从历史脉络、社会风俗与思想观念三个维度分析差异的成因, 最后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结合翻译实践中的实例, 分别分析了直译、意译和习语替代法三种翻译策略, 以避免文化误解, 提升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可为动物词汇的文化解读与翻译提供个案参考, 为跨文化交际提供具体实践路径。

关键词

狐, 文化内涵, 中英法对比, 翻译策略, 跨文化交际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Fox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Jinzheng Wang, Wangmu Cair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Received: August 5,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26

Abstract

Animal vocabulary is not merely a collection of monotonous written symbols; it embodies the cultural tendencies and customs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paper takes the word “fox” as its subject, systematically comparing its connotations in Chinese and Anglo-French cultures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spectives.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c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historical context, social customs, and ideological concepts. Finally, it explore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金政, 才让旺姆. 狐的中西文化内涵差异与翻译策略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598-604.

DOI: 10.12677/ml.2026.149960

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sing examples from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and idiom substitution—to avoid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a case study for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nimal vocabulary and offer concrete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Fox, Cultural Connotation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English, and Frenc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动物分类学中,狐隶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犬科,形态特征通常为“体纤长而四肢短,尾形长而粗圆,等于或超过体长之半,尾毛长而密”[1]。中国狐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狐是一种象征物,一种神秘的文化符号,一种动人的审美意象。在宗教、民俗和文学中,它曾长久地发挥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2]而在英法文化中,虽然同中国一样都认可其狡猾的本性,但英法两国文学传统也赋予狐智者的形象,将其视作智慧性与可塑性的化身。

由于中英法在历史脉络、社会风俗、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狐”这一形象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象征意义,刻上了不同文化的烙印。

以上的认知差异导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狐狸形象产生了片面认识,对跨文化交际会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以“狐”为研究对象,不同于笼统的中西二元对比,聚焦中国与英法狐文化的对比,旨在通过对中国与英法狐文化的比较,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深入分析两者的文化内涵差异及成因,并对常见的译法错误进行纠正,提出有效的翻译策略。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狐的文化内涵与有关翻译策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国内,李剑国等[2]对中国狐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民俗学梳理,但侧重于历史文献汇编而非中西对比;张晓艳[3]对比了狐狸在中西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但未细化到具体国别,也较少涉及翻译策略;李玮、李延林[4]从习语入手讨论与狐狸相关的翻译策略,但未深入解释文化差异的成因。

在国外,Hussam Almujaalli [5]从恶作剧人物(trickster)原型视角指出《列那狐的故事》中的狐狸形象存在主人公(protagonist)与反派(villain)的两面性,兼具讽刺与社会反叛色彩,而不是单一的反面形象。国内也有不少研究与上述成果相呼应:刘建军[6]剖析了列那狐形象内在的道德复杂性;朱志刚[7]也挖掘出该形象的社会批判意蕴,反对将其简单视作反派。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几处局限。现有成果多使用“西方文化”这一笼统说法,没有进一步分辨英国与法国不同阶段的文化传统,对狐狸形象在英法两国内部的历史变化关注不足。部分对比研究习惯于线性演变的叙事逻辑,没有充分注意到,同一个历史时期内部,狐可以拥有多重并存的文化形象。此外,

能够将民俗史料、寓言与近现代文学作品相结合,以“狐”为个案系统归纳翻译策略的研究也并不多见。综合上述问题,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中国与英法两国,一方面梳理狐意象随时代发展的演变,另一方面关注其同一时期多重形象共存的现象。本研究结合民俗记载、寓言文学以及近现代文学文本,厘清狐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成因,并借助实例讨论直译、意译、习语替代法的适用场景,尝试为动物词汇的跨文化解读与分析提供一个较为立体的分析视角。

2. 中英法“狐”的文化内涵差异

2.1. “狐”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

2.1.1. 积极内涵

在中国文化中,狐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朝代更替、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同一历史时期,狐的多重形象往往并行共存,而非仅存于某时代的单一形象。狐的积极内涵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祥瑞之兽、司婚姻与生育之神、明清时期人性美的象征。

其一,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动植物看作有灵之物,因此常有帝王见祥瑞动物之说,而九尾狐就是其中之一。《太平广记·瑞应》记载:“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8]《太平广记·瑞应》所载九尾狐为赤色神兽,生于青丘,神性与灵性兼备。

其二,在秦汉时期,狐沿袭了祥瑞的象征意义,被视为司掌婚姻与生育的狐神。狐在先秦两汉地位最为尊崇,与龙、麒麟、凤凰一起并列四大祥瑞之一[9]。汉代石刻画像及砖画中,常有九尾狐与白兔、蟾蜍、青鸟并列于西王母座旁,以示祯祥[9]。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记载了大禹娶涂山女的传说。“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来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10]此处,九尾狐化身的涂山女被塑造为司掌婚姻、爱情与生育的狐神形象,成为祥瑞的化身。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狐形象不仅保留了先秦的祥瑞神兽特征,更被赋予了保佑人民繁衍、家国昌盛的积极内涵。

其三,在明清时期,狐完成了人性化与世俗化的蜕变,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人性美的象征。这一转变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婴宁、青凤等狐女的美丽动人,还是阿绣、红玉等角色的人情味,又或者是男狐温文尔雅、重情重义的书生气质,都鲜明地树立了狐的正面形象,实现了对狐的文学重构。同时,纪昀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则以“劝善惩恶”为主旨,借狐喻人,深刻地批判了人性。在该书中,狐常常通晓诗书、明辨是非,甚至超越了人的形象。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狐形象已超越传统的妖邪范畴,转变为兼具人性光辉与道德寓意的文化符号。

2.1.2. 消极内涵

至秦汉时期,狐的形象开始出现祥瑞与妖异的二元分化,从先秦时期较为单纯的正面形象,逐渐转变为正邪交织、复杂矛盾的文化象征。

《庄子》中有“孽狐为之祥”[1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犬部》解释“𧈧(妖)”：“妖兽也，鬼所乘之。”[12]此处“妖兽”指代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生物，不等同于现代语境下带有贬义含义的妖怪。此时狐已开始被视为妖异、不祥之物。此后，狐的祥瑞形象弱化，狐妖叙事开始兴起。

魏晋时期,狐的负面形象继续演变。《搜神记》记载,精怪“阿紫”能够化身为狐,魅惑世人[13]。这类志怪故事的流传,使狐逐渐与魅惑特质绑定,“狐妖”形象由此定型。

进入现代以来,狐的祥瑞寓意虽仍有所保留,但在日常用语中,狐大多被赋予狡猾、奸诈、魅惑等负面特质。“狐假虎威”“狐朋狗友”“狐狸精”等表达加深了这种负面印象,狐因此在汉语中常带有贬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狐祥瑞与妖异的两种形象在秦汉及以后并非先后替代,而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与文学作品中共存。文人士大夫笔下的志怪故事虽多聚焦狐妖,民间却存在着狐仙崇拜的传统;同一时期,狐

既可能是祸患乡里的妖物, 亦可能是护佑一方的灵兽。

2.2. “狐”在英法文化中的内涵

2.2.1. 积极内涵

在英法文化中, 狐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但其积极内涵也存在于近代文学与现代儿童文学及谚语中。

英语中有“Fox preys farthest from home”(狐狸觅食, 远离洞门)、“Fox is not taken twice in the same snare”(聪明人不上两次当)[3]、“Old foxes want no tutors”(老狐狸不需要教师)等谚语, 侧面反映了狐狸的生存智慧。

在中世纪动物史诗《列那狐的故事》中,《列那偷鱼》一则并未一味突出列那的狡猾, 而是着重体现了列那的正面形象。列那为不让妻儿在寒冬挨饿, 装死欺骗鱼贩, 借此登上货车, 不仅自己饱餐一顿, 还为妻儿带回了一串鳗鱼, 生动体现了他的足智多谋与家庭责任感。

步入近现代, 狐狸已经实现了智慧与可塑性的形象转型。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中, 狐狸化身作为一名智者, 向小王子提出了“驯养”这一概念: “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只有用心才能看见。”[14]当小王子发现原来他的玫瑰并非独一无二时, 狐狸告诉他: 正是他为玫瑰付出的时间, 使玫瑰变得独一无二。这也让他懂得了爱与责任。因此,《小王子》中的狐狸是有温度的智者形象。在电影《疯狂动物城》中, 狐狸尼克起初被社会贴上了“狡猾”标签, 但在与朱迪警官的交往与并肩作战中, 他逐渐打开心扉, 最终成为值得信任的伙伴。从尼克身上, 我们能找寻到一种可塑性: 一个人的本质不是固化的, 不应被刻板印象定义。

2.2.2. 消极内涵

由于长期的“寓言化”影响, 英法文化中狐狸“狡猾、欺骗、贪婪”的消极形象占据主导地位, 主要体现在古希腊寓言、中世纪故事及日常语言中。

古希腊《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与葡萄》, 讲述了一只狐狸在够不到葡萄后便自我安慰道“葡萄是酸的”, 反映了狐狸通过自我欺骗来保护自尊的心理, 后来演变为习语“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列那狐的故事》中, 列那也展现出了残暴的一面。例如在《麻雀特路恩的悲剧》中, 列那假借“医生”之名, 以为特路恩的两个孩子看病为借口, 残忍地吃掉了它们, 暴露出其冷血、恩将仇报的一面。

英语中, 人们常将狡诈的骗子描述为“a sly old fox”(狡猾的老狐狸), 与中文的“老狐狸”殊途同归。此外, 还有“He took a fox-sleep when we were talking”(我们在谈话时他假装睡觉), 用“狐狸般的睡眠”讽刺虚伪的假寐; “Be careful! Do not set a fox to keep one’s geese”(当心! 不要引狼入室), 直译是“别让狐狸替你守鹅”, 意为绝不可信任狡诈之人; 更有谚语“A fox may grow grey, but never good”(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强调狐狸的本性难以改变。

此外, 俚语“She is a fox”(=She is a foxy lady.)虽指性感女性, 但带有不尊重女性的色彩。总体而言, 狐狸在英法文化中多被视为“狡猾”“虚伪”的典型象征。

3. “狐”文化内涵差异成因

中英法文化中“狐”的内涵之所以呈现上述差异, 根源在于双方在历史脉络、社会风俗与思想观念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同。

3.1. 历史脉络的不同

中国与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差异赋予了“狐”这一动物不同的文化内涵[15]。

在中国, 狐的形象总体上呈现了从神兽到妖邪再到人性化象征的演变脉络。但不同形象并非依次更替, 在同一历史阶段往往共时并存, 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先秦时期, 《山海经》最早将九尾狐记载为青丘之国的神兽, 具有祥瑞之兆。至秦汉时期, 狐与龙、麒麟、凤凰并列为四大祥瑞, 汉代石刻画像中九尾狐常伴西王母左右, 象征祯祥与永生。而《吴越春秋》记载的大禹娶涂山女的故事, 更将九尾狐塑造为司婚姻、生育的狐神。然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志怪小说盛行, 狐的形象开始妖化。明清时期, 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 狐在《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学作品中完成了人性化蜕变, 成为承载人性光辉与道德寓意的符号。

与中国狐的多元形象不同, 英法两国的狐形象相对固定。英法历史中未见狐被奉为神兽或祥瑞的阶段。自古希腊《伊索寓言》起, 狐便被贴上了“狡猾”“虚伪”的道德标签, 中世纪法国文学著作《列那狐的故事》也很大程度上未能跳出狐“狡诈”的叙事设定。这种负面叙事传统, 源于寓言文学的主导作用: 狐多被用作反面教材, 而很少被赋予神性与灵性。近现代文学中才诞生了像《小王子》中的智者狐狸这类突破旧传统的文学形象。

3.2. 社会风俗的差异

中国和英法两国的社会风俗、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习惯各不相同, 社会风俗与民间信仰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狐的文化内涵差异, 狐意象也成为反映不同社会风俗的文化载体。

在中国传统社会, 狐与民间信仰、日常生活有着复杂的关联。人们供奉狐仙, 祈求现世安稳, 并不自觉地将供奉狐仙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创造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中国, 盛行狐仙供奉的两大典型区域, 一为华北, 一为东北。在华北, 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的禹王台村, 村内信奉的主神不是禹王而是狐仙。本村以“禹王台”为中心, 形成了狐仙信仰的中心地。而在东北, 有“五大仙”受人广泛供奉, 分别为狐仙、黄仙、白仙、柳仙和灰仙。人们不仅虔诚供奉“五大仙”, 还以之为原型创作年画、剪纸、泥塑等艺术作品^[16]。

英法社会则缺乏类似的狐信仰与民俗传统。相反, 狐狸常出现在狩猎文化中——中世纪欧洲贵族将猎狐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交与娱乐活动, 狐狸作为被追捕的对象, 其“狡猾”反而成为猎手展示智慧的理由。这一狩猎传统进一步固化了狐狸的“猎物”地位, 而非崇拜对象^[17]。在日常生活中, 英语谚语如“a fox may grow grey, but never good”(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set a fox to keep one's geese”(引狼入室)等, 普遍传递对狐狸的负面评价。狐狸并未进入英法传统主流的节庆或礼仪体系, 也很少被赋予吉祥寓意。

3.3. 思想观念的分野

中国与英法不同的思想观念, 为狐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核, 也进一步加剧了狐形象的差异。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及道家修炼观强调“万物有灵”, 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 动物可以通过修炼或积德改变自身形态与命运。《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玄中记》所载, 狐修炼至不同年限, 可以变换形象, 知晓千里以外之事, 修炼千年甚至可通天^[18]。这正是道教修炼观的体现。因此, 狐得以在神、妖、仙、人之间自由转换, 其形象也因此亦正亦邪、复杂多变。

相比中国“万物有灵”的观念, 英法所代表的欧洲思想文化传统更倾向于将动物的自然习性附会于人类的道德属性, 从而在寓言体系中固化了狐的负面象征。在古典及中世纪寓言传统中, 狐便常常被贴上“狡猾”的标签。当然, 这只是古典及中世纪寓言形成的叙事惯例, 近现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这套既定的道德框架。

综上, 中国与英法两国在历史渊源、社会风俗与思想观念三个维度的差异, 共同决定了狐在两种文明中的不同内涵。

4. 跨文化交际中“狐”的翻译策略

在跨文化交际中, 翻译要在让目标语读者理解的基础上, 避免文化误解, 保留文化特色。

4.1. 直译法

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采取这种方法不会改变提及到的文化意象。具体到“狐”这一形象, 当涉及其狡猾的本性时, 采取直译, 忠实于原文更易于理解[4]。

例如:

the tail of a fox 狐狸尾巴

Old foxes want no tutors. 老狐狸不需要教师。

It is an evil sign to see a fox lick a lamb. 狐狸舔羔羊, 这是凶迹象。

此处的“狐”(fox)指狐狸这一动物本身, 无象征意义。

4.2. 意译法

意译重在传达原文的内容与意义, 而不刻意保留其语言形式。当“狐”在中英文化中的内涵差异显著时, 采用意译可避免直译带来的误解, 确保信息准确传递。

中译英: “狐狸精”如果直译为“fox spirit”则丧失了其表示勾引他人的女性的意思, 所以常被意译为“coquette/a seductive woman”。

英译中: “He took a fox-sleep when we were talking.”可意译为“我们在谈话时他假装睡觉。”如果直译为“我们谈话时, 他进行了一次狐狸式的睡眠。”则会让目的语读者感到难以理解: 什么是狐狸式的睡眠?

特例: 在 He foxed his pursuers by taking another route. (他走了另一条路, 骗过了追捕他的人。)句中“fox”作为动词, 是“欺骗、迷惑”的意思, 这是典型的名词动用现象, 该现象在动物名词中比较常见, 以动物的行为特征或习性特点做动词化表意, 如“parrot”(机械地模仿、学舌), “snake”(迂回前进), “dog”(跟随、尾随)等[4]。

4.3. 习语替代法

习语替代法是指在翻译源语言的习语时, 放弃其原有的字面形象和语言形式, 直接借用目标语中已有的、喻义相同或相近的习语(成语、谚语、俗语等)进行替换。

这种翻译策略能够避免译文生硬、不自然, 有利于目标语读者迅速理解其隐含意义。

(1) Be careful! Do not set a fox to keep one's geese. (当心! 不要引狼入室。)与其直译“别让狐狸替你看鹅”, 不如运用汉语中“引狼入室”这一成语, 不但更加生动形象, 也更直接明了。

(2) The fox knew too much, that's how he lost his tail.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直译为“狐狸知道得太多, 所以才丢了尾巴”, 如此翻译略显干涩, 警示作用不强。而此处的“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则借用了《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判词, 为大众所熟悉, 极具文学性与感染力。

(3) A fox may grow grey, but never good.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直译为“狐狸虽能变老, 但绝不变好”, 虽能理解其字面意思, 但不如翻译为“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语言凝练, 富有节奏感和说服力, 而且还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谚语, 具有较强的文化归属感。

5. 结论

本文以“狐”为切入点, 系统对比了其在中国与英法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中国文化中的狐, 从先秦

祥瑞、秦汉婚姻之神,到魏晋妖邪,再到明清人性美象征,历经演变又共时并存,正邪交织;而英法文化中的狐,自古希腊起便被贴上了“狡猾”“虚伪”的标签,尽管在《列那狐的故事》《小王子》等文学作品中不乏机智、富有责任感等积极正面形象,但消极形象仍占主导。而中国与英法狐文化差异的根源,正是在于双方在历史脉络、社会风俗与思想观念方面的长期不同。

在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实践中,必须根据具体语境灵活运用直译、意译与习语替代法等策略,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语用失误。唯有深入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才能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用障碍,保证交际的顺畅进行[19]。本文对“狐”这一动物词汇进行了重点研究,对比中国与英法狐文化内涵差异及成因,并给出了跨文化交际中的翻译策略,可为同类动物词汇的文化解读与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

青海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中英文化差异在中英动物词谚语中的体现及译法(项目编号:qhnxskj2026064)。

参考文献

- [1] 高耀亭. 中国动物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7: 54.
- [2] 李剑国, 等. 中国狐文化[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3] 张晓艳. 狐狸在中西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对比[J]. 青年文学家, 2012(8): 144.
- [4] 李玮, 李延林. 英汉语中“狐狸”的文化内涵及相关的习惯表达与翻译[J]. 语文学刊, 2014(4): 43-45.
- [5] Almujaalli, H. (2023) Satire and Subversion in Medieval Allegories: “Reynard the Fox” and the Maqamat Al-Hamadhani.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11, 118-133. <https://doi.org/10.2478/jolace-2023-0020>
- [6] 刘建军. 历史文化发展新坐标上的中世纪精神范本——《列那狐的故事》思想与艺术分析[J]. 东北师大学报, 2005(3): 92-99.
- [7] 朱志刚. 民间故事的隐喻和现代性——以《列那狐的故事》为例[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6(1): 114-117.
- [8] 韩瑜. 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09.
- [9] 狐狸缘何成了“精” [N]. 江西日报, 2008-12-05. http://views.ce.cn/view/society/200812/05/t20081205_17588266.shtml. 2026-09-21.
- [10] 赵晔. 中华传统吴越春秋[M].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23.
- [11] 庄子. 庄子[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 [12] (东汉)许慎, 撰, 李青, 主编. 说文解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 [13] 丁俊杰. 中国古代文学狐神形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 2012.
- [14] (法)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26.
- [15] 范金玲, 杨雁, 陈玲玲. 浅析英汉动物词汇中的中西文化差异[J]. 现代英语, 2021(10): 100-102.
- [16] 余成凯, 刘根儒. 中国民间文学中的狐仙崇拜[J]. 今古文创, 2020(27): 34-36.
- [17] 谢刚, 李欢, 赵佳丽. 英国的猎狐运动与反猎狐运动[J]. 中外文化, 2023(2): 242-249.
- [18] (宋)李昉, 编, 冯慧娟, 主编. 太平广记[M].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9.
- [19] 陈希洁. 汉英语言中动物文化内涵的跨文化解读[J]. 燕山大学学报, 2011, 12(4): 127-130.